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舉人臣史　堂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卷十六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叙事 祠廟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

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没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髙弟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

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

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賔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儒尊

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喻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為爼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以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

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伍子胥廟記　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茍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

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歎吳二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絶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顔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

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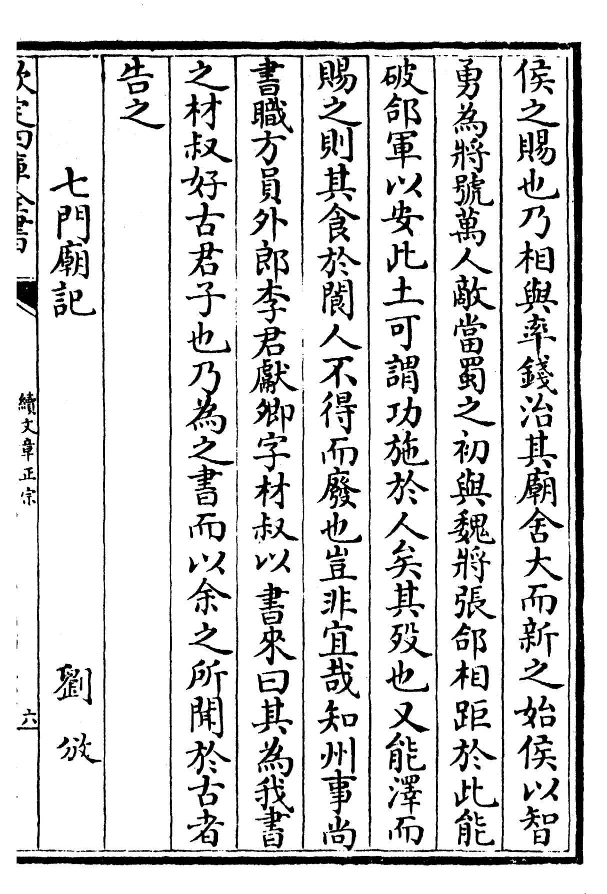
閬州張侯廟記

曾鞏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

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一作嫉）夫世之不盡乎在己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一作為）張



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余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楊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力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羨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信廼為民畎澮舒河以廣溉浸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

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

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絶也然而賈瀆以功自名信不見録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瀆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瀆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世之寵禄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

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脩舊是可謂功矣子既嘉包君之能狥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

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楊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

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
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盖斑斑然矣其可復
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
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
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
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
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没愈雄

神雖無言意我同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説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

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

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

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鰐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
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
世有比丘尼若夢慌忽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
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

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其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猶有矴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張華使其客雷煥

發鄷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别駕蘓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産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峰之

側多荔支黄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宫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遥遂鰕龍鵷鶵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白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

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

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里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熈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

于池而近歲有得蜕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
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
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泠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
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
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
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

萬靈宗之哀我頻民處堦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然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藥疾癘驅攘螟蝗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盈其饎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饔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胷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東嶽廟碑奉勑撰　　曾肇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内乂安符瑞畢至哲宗皇帝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宫于南北郊以追述神考親祠天地之志廼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為其宗面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䕶作先是魯人相率出財為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它殿若門若廊制度庳隘不足以稱雖有囿游而無亭觀以待神御廼因舊益新南為臺門一曰太嶽為掖門二曰錫符錫羨直太嶽為重門

二曰鎮安靈貺東西北為門各一曰青陽素景魯詹中為殿三曰嘉寧蕃社儲祐旁為殿堂二十有三為碑樓四後為殿亭五以臨池籞殿曰神遊飛觀列峙修廊周施總為屋七百九十有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於紹聖四年六月至今皇帝即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學士臣某為之記臣某皇恐奉詔既書其本末迺拜手稽首而言曰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於

泰山功成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考瑞必於泰山歲時巡守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于詩書載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高明俶詭瑰傑秀異為天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博如此固非它山可望而其威靈烜赫以警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儕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詔有司增

大神宇真宗朝修飾禮樂懷柔百神而山為効符命出醴泉神芝之僊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嶽祠猶以為未足又加天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祗恪不懈益虔至于斯宮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為哉蓋出於已者盡其宜施於人者致其厚然後接於

神者無所不用其極故聲色所鄉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今皇帝仁孝聰明格于上下薄海内外無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畢宫非食以崇廟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惟草木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貫胷跂踵之長不約而咸賔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宫以答神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為聲詩如吉甫頌周史

克頌魯祓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傳顧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敢以淺陋辭謹為銘曰

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是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所記七十二家增高廣厚匪以為夸降及秦人矜功變古驅車中途則窘風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惟德是輔阿閣石閭維神之居金篋玉策維神之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

神之力孰能為者周商之前視秩上公至于有唐王爵
是崇孰帝其號自我真宗維我真宗乘時治平櫜弓束
矢奠枕于京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廷
仁獸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諜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
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升中告成幽顯來相回輿
廟廷以答神貺備物典冊徃崇號謚棟宇衣冠罔非帝
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成此新宮維今天子百常之觀
萬雉之墉巘㞡龍章巍然殿中神既安止人斯受祉豈

惟一方燕及四海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熈光明德藝日新荒遐慕嚮奔走來臣上帝所怙匪惟爾神俾壽而臧俾昌而熾俾我孫子本支百世延及動植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祀

軍山廟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卑於川丘陵卑於山茍有益於

人皆蒙報禮況夫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禦菑興利為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豈非稱哉軍山南豐之望也攷於圖記其髙十有九里餘二百步其上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旁飛瀑一瀉千尺其下龍穴投以鐵石雨輒隨霔其産竹箭材章利及此壤縣固多大山而玆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蹲羆虎而翔鳳鸞宜其能出雲雨見怪物給民財用以為此邦之望也舊傳吳芮甞攻南粤駐軍此山其將梅鋗

祭焉禮成若有亡綺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兹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廼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廟屢徙今在盱水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闔境祈禳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封頁未加民以為歉部使者請于朝久之不報元符三年六月令丞相魯公某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人知軍山為舊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為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臨邦人動色相與嘉神之

功侈上之賜廼合財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丞相屬其
弟某為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分置建
武軍後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南而南豐又其
窮處地廹兩粤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氛毒厲之虞水土
衍沃蜚蝗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饑之菑少民寡求而
易足故椎埋鼓鑄盜欲之姦視諸其鄰有弗為也自唐
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恬然兵火莫及逮本朝受
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户口蕃庶室家豐樂雖八聖德

澤涵濡覆露亦神之幽贊為福使然揆實正名旣見褎寵宜有文字以埀亡窮故為書其本末且綴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詩曰

土膏起兮流泉駃兮我徂于田偕婦子兮旣耕且藝耘且耔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野無螽螟塘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兮揮鎌挃挃風雨聲兮囷藏露積如坻京兮遺秉滯穗富鰥煢兮酒食勸酬銷忿爭兮非神之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祐兮我

有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維其舊兮上之報神亦云厚兮釃酒刑牲肴核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薦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

桐廬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

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禄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

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

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行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

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懾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茍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

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

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
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
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
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
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
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
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
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

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為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

者縣令祕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

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

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説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黄州師中庵記

蘇轍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子

知其為人嘗通守膂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膂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膂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凡子瞻以譴遷膂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三月

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葢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葢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為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

中其將徃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

司馬温公祠堂記　　張耒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于温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為温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宫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

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士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

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産君子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産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産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悦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

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内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羅君生祠堂記　　秦觀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恥言鉤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紿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

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滌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瘉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羣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為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日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

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伯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己所可書者甚

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

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 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

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

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

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

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馬字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兹文武之間其

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顔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

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
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
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
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
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
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
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刧齊民吾不忍

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

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
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
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

無實虛名不過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

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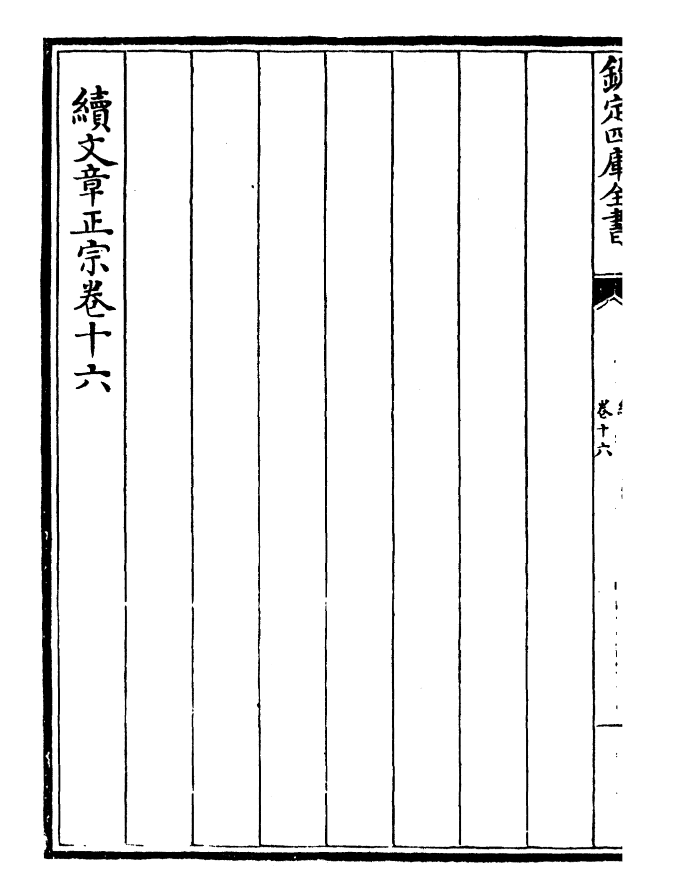
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廪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

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

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一作須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

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續文章正宗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舉人臣史　堂

續文章正宗卷十七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論事 諫爭諭列指切時病

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

察臣愚懇四字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親一作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一作罷黜又作而罷天下之士皆共一作素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四字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審一作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一作一二求瑕惟有指以

為朋六字一作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一無此二字大臣已被主知二字一作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二字一作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二字一作是人主之所惡必須此語一作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皆蒙陛下聖恩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十四字一作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荷陛下一無此三字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六字一作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一無此字臣請試辨之四字一作試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議一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

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年(一作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八字一作可以辨也)蓋杜(一無此字)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同(一作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於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十字一作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請(一作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則(一無此)料以九事力言

契丹必不來又（一作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落（一作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一有為字）彰著陛下素所（一作已）知者此四臣（一作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及（一無此字）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一無此二字）真得漢史所謂忠臣（一有有字）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夫（夫字一作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一作所）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

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見其皆

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

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國）朝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

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

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地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

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外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

（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

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

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一作由皆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

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

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揺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

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

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

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論狄青劄子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不）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葢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伏一作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葢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

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恍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令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

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退避事一作自宜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

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

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閫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論水災疏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

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

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
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
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
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
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
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
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
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

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仕至今則儲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葢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

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

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

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十字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朝之盛

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望陛下出於聖斷
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
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
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
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
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
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
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

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葢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

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彌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

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一作緣言好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

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之人

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詼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

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作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聽（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

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居其位若使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速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兾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黙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

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顔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宫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顔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悦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

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徃徃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内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

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虚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

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為士者常（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下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

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

望雖别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閒言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一作媮惰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强敵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虚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

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一無二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屛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

諫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無此字下同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為說而

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

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

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尚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

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眛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

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

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
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
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
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
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
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
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
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一有字而畏人知者

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吳中復吕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

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
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閒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
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
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下作呂誨）
（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
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
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

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一有來字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狥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

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摇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一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摇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

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論修河第一狀

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説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皇羣議一揺尋

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軍字一有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

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

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逺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曽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虚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横壠開乆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横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乆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

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一無為字於災旱一作旱歲於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今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

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

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揺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

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令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

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戰）是此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陜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苦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

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茍和之後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

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寛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續文章正宗卷十七